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学术书库·2016年

纵欲主义： 历史遗存与现实追问

蔡贞明◎著

CARNALISM:
HISTORICAL RELICS AND
INQUIRY OF REALITY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学术书库·2016年

GUIZHOU SHENG SHEHUI KEXUEYUAN XUESHU SHUKU, 2016

纵欲主义： 历史遗存与现实追问

蔡贞明◎著

CARNALISM:
HISTORICAL RELICS AND
INQUIRY OF REALITY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纵欲主义：历史遗存与现实追问/蔡贞明著.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6.10 (2018.1重印)

ISBN 978 - 7 - 5660 - 1182 - 4

I. ①纵… II. ①蔡… III. ①享乐主义—研究 IV. ①B82 - 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06265 号

纵欲主义：历史遗存与现实追问

作 者 蔡贞明

责任编辑 舒 松

封面设计 汤建军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盛华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15.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60 - 1182 - 4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由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资助出版

目 录

引言	(1)
一、《列子·杨朱》及其纵欲主义思想	(1)
二、《吕氏春秋》及其纵欲主义思想	(2)
三、吴稚晖及其纵欲主义思想	(3)
四、普罗泰戈拉及其纵欲主义思想	(4)
五、伊壁鸠鲁及其纵欲主义思想	(6)
六、爱尔维修及其纵欲主义思想	(8)
七、霍尔巴赫及其纵欲主义思想	(9)
第一章 纵欲主义的生存环境	(14)
第一节 不良的政治环境	(14)
一、纵欲的必备要素	(14)
二、不良政治环境的主要表现	(15)
第二节 恶劣的经济环境	(21)
一、生产与分配不对应	(21)
二、义务与权利不对等	(24)
三、奉献与回报不相称	(26)
第三节 污浊的文化环境	(28)
一、拜金主义甚嚣尘上	(28)
二、官僚主义挥之不去	(32)

第二章 纵欲主义的表现形式	(35)
第一节 沉溺于对物质利益的占有和消耗	(35)
一、物质利益的一般性特征	(35)
二、纵欲主义在物质利益上的特殊表现	(39)
第二节 痴迷于对感官色情的追逐和享受	(42)
一、感官色情的一般性特征	(42)
二、纵欲主义在感官色情上的特殊表现	(46)
第三章 纵欲主义的伦理维度	(50)
第一节 凡乐皆善	(50)
一、快乐至上	(50)
二、有欲即遂	(53)
三、满足欲望的手段	(56)
四、快乐与善的关联	(58)
第二节 凡苦皆恶	(60)
一、无欲可遂	(60)
二、痛苦与恶的关联	(63)
第三节 择善而从	(65)
一、同类事物内部的比较和选择	(65)
二、不同事物之间的比较和选择	(67)
第四章 纵欲主义的主要根源	(69)
第一节 心理根源	(69)
一、炫耀心理	(69)
二、从众心理	(71)
三、泄愤心理	(72)
四、颓废心理	(73)
五、补偿心理	(74)
六、体验心理	(75)
七、恐慌心理	(76)
第二节 认识根源	(78)
一、基于对生与死的认识	(78)

二、基于对实与名的认识	(80)
第三节 社会根源	(83)
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83)
二、纵欲主义源于不良的社会风气	(86)
第四节 制度根源	(89)
一、不科学的制度为纵欲主义大开方便之门	(89)
二、不完善的制度为纵欲主义提供可乘之机	(94)
第五章 纵欲主义的突出特征	(97)
第一节 数量上求多	(97)
一、对数量的过分要求是纵欲主义的必要前提	(97)
二、对数量的过分要求与贪婪本性密切相关	(100)
第二节 质量(素质)上求优	(102)
一、对质量(素质)的过分要求是纵欲主义的直接动机	(102)
二、对质量(素质)的过分要求与奢侈作风紧密相连	(105)
第三节 内容上求全	(109)
一、内容不同的欲望满足对象具有互补功能	(109)
二、多种感知需要内容各异的欲望满足对象	(112)
第四节 形式上求变	(115)
一、变换形式的可能	(115)
二、变换形式的意义	(118)
第六章 纵欲主义的内在本质	(122)
第一节 功利性	(122)
一、功利是纵欲主义的唯一目标	(122)
二、功利性是公益性的对立物	(125)
第二节 自私性	(129)
一、自私性是排他性的同义语	(129)
二、自私的在场意味着仁爱的缺席	(132)

第七章 纵欲主义的外围比较	(136)
第一节 禁欲主义与纵欲主义的比较	(136)
一、禁欲主义概述	(136)
二、禁欲主义与纵欲主义的简要比较	(138)
第二节 无欲主义与纵欲主义的比较	(140)
一、无欲主义概述	(140)
二、无欲主义与纵欲主义的简要比较	(142)
第三节 节欲主义与纵欲主义的比较	(144)
一、节欲主义概述	(144)
二、节欲主义与纵欲主义的简要比较	(147)
第八章 纵欲主义的双重困境	(150)
第一节 理论困境	(150)
一、全面性需求与片面性需求之间的关系	(150)
二、片面性需求的弊端	(155)
第二节 现实困境	(158)
一、人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统一体	(158)
二、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分离	(161)
第九章 纵欲主义的不利后果	(164)
第一节 突破身体健康底线	(164)
一、身体的功能	(164)
二、逾越生理极限的危害	(167)
第二节 造成需求对象短缺	(171)
一、需求对象何以短缺	(171)
二、需求对象短缺的隐患	(174)
第三节 加剧精神空虚程度	(177)
一、时间分配	(177)
二、荒唐行为	(180)
第四节 导致攀比之风盛行	(183)
一、攀比的范围	(183)
二、攀比的条件	(186)

第五节 增加社会冲突风险.....	(190)
一、利益冲突.....	(191)
二、情感冲突.....	(194)
第六节 助推现存规制崩溃.....	(196)
一、不受现存规制约束.....	(197)
二、突破现存规制约束.....	(199)
 第十章 纵欲主义的合理改造.....	(203)
第一节 从自然欲望满足向非自然欲望满足转变.....	(203)
一、非自然欲望及其满足.....	(203)
二、欲望满足空间的拓展.....	(206)
第二节 从为我满足向为他满足转变.....	(210)
一、为他满足的必要性.....	(210)
二、不同主体之间彼此依存.....	(212)
第三节 从重享乐向重劳动转变.....	(215)
一、劳动的永恒价值.....	(215)
二、把享乐的来源置于首位.....	(220)
第四节 从事后抑制向事前引导转变.....	(224)
一、事前引导的关键或核心.....	(224)
二、事后抑制的沉重代价.....	(229)
 主要参考文献.....	(234)

引言

纵欲主义是与禁欲主义、无欲主义和节欲主义相对应的一种对待欲望的立场、态度和主张，它是享乐主义的极端化形态，其突出表现是无限制地放纵个人欲望，特别执着于物质和感官方面的疯狂追逐和纵情享乐。纵欲主义认为，人生最大的价值在于欲望的超常满足，在于“为美厚尔，为声色尔”，在于“丰屋”“美服”“厚味”“姣色”。能够尽量占有物质生活资料，尽量满足自己的肉体需求，就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和幸福。纵欲主义者主张宁愿选择享乐而牺牲道德也不愿为了道德而牺牲享乐。纵欲主义的有关论述主要见于中国古籍《列子》《吕氏春秋》以及吴稚晖、柏拉图、伊壁鸠鲁、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的著述中。

一、《列子·杨朱》及其纵欲主义思想

《列子》是先秦时代道家著作，其中一篇题为《杨朱》。纵欲主义思想在《杨朱》篇里得到了集中体现。

杨朱，战国初期哲学家。生卒年代不详，据推断应该生活在墨子（公元前479—前381年）与孟子（公元前371—前289年）之间。因为墨子从未提及杨朱，而在孟子时代他的影响已经与墨子不相上下了。孟子说过：“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先秦古书中称杨朱为杨子、阳子居或阳生。杨朱反对墨子的“兼爱”和儒家的伦理思想，主张“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重视个人生命的保存，反对别人侵犯自己，也反对自己侵夺别人。杨朱说：“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贺麟据此认为：“不拔一毛以利天下，即极言其既不损己以利人，以示与损己利人的利他主义相反，亦不损人以利己，以示与损人利己的恶人相反，而取其两端的中道。”吕思勉在评价杨朱“不利天下，不取天下”时指出：“夫人人

“不损一毫，则无尧舜，人人不利天下，则无桀纣。”在《韩非子》中杨朱被称为“轻物重生之士”。杨朱没有留下著作，有关他的史料主要见于《孟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

《列子·杨朱》毫不掩饰其纵欲主义主张，认为人生最大的意义和乐趣在于声色犬马和感官刺激。“则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为美厚尔，为声色尔。”^①在《列子·杨朱》中，杨朱对纵欲主义的内容做了一个明确界定：“杨朱曰：‘丰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于外？有此而求外者，无厌之性。无厌之性，阴阳之蠹也。’”^②即用来居住的房屋、用来装饰的衣服、用来享用的食物、获得快感的美色，就是人生快乐和幸福的全部。前三者属于物质生活资料的消耗，后者属于肉体感官的享受。概括起来，就是应该获得本能需求方面的一切对象。

需要指出的是，《列子·杨朱》的纵欲主义思想触及了杨朱等人对人生的认识，其间包含着较多的理性思考成分，绝非信口开河，也不是一时感情冲动的产物。

二、《吕氏春秋》及其纵欲主义思想

《吕氏春秋》（亦称《吕览》），由吕不韦主持编纂。有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卷，一百六十篇，共20余万言，汇合了先秦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史称“杂家”。但这个“杂”并非杂乱无章，而是兼收并蓄，博采众家之长，并用自己的主导思想贯穿其间。该书以黄老思想为中心，提倡在君主集权下实行无为而治，顺其自然，以致无为而无不为。据说书成之日，被悬于国门，声称能改动一字者赏千金。成语“一字千金”即由此来。

吕不韦（公元前292年—前235年），姜姓，吕氏，名不韦，卫国濮阳人（今河南安阳滑县）。战国末年著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官至秦国丞相。前251年，秦昭襄王去世，太子安国君继位，为秦孝文王，立一年而卒。储君嬴子楚继位，即秦庄襄王，前249年以吕不韦为相国，封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门下食客达三千人，家僮万人。庄襄王卒，年幼的太子政立为王，吕不韦为相邦，号称“仲父”。

^① 《列子·杨朱》。

^② 同上。

先秦时期，名士所养门客人数越多说明名士的声誉越高。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魏国的信陵君，都是当时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政治名人，在列国间享有极高声望。吕不韦认为，自己身为强秦相国，不能甘拜于他人下风，也想招贤纳士，对前来门客礼遇有加，给予厚待。当时各国名士又常以所养宾客能著书立说为荣，于是吕不韦命门客编纂其所知见闻，一部辉煌的集体创作——《吕氏春秋》就这样诞生了，成书以他的名义公开并流传了下来。

纵欲主义思想在《吕氏春秋》的很多篇章里都有所体现。《吕氏春秋》以“重几”“贵生”“全性”作为其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认为人不能无视自己已经产生和存在的欲望，一旦有了这种欲望就应尽力满足。否则，就会对“重几”“贵生”“全性”等造成伤害。欲望得不到最大满足的人生就是毫无意义的灰色的人生。“耳不乐声，目不乐色，口不甘味，与死无择。”^①不仅如此，《吕氏春秋》还对欲望满足的全面性做了探讨。人的欲望虽然形形色色，多种多样，但很难一一都得到满足。如果能得到全面满足，这无疑就是最为完美和圆满的状态，如果只得到部分满足，就显得残缺不全，必然会留下无穷遗憾。“子话子曰：‘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宜也。所谓亏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②

《吕氏春秋》虽然倡导纵欲主义，但由于其以“重几”“贵生”“全性”为旨归，因而，其纵欲主义并非毫无节制，换言之，《吕氏春秋》的纵欲主义还带有一定的保守性和封闭性，在欲望的满足程度上还没有突破自身设定的边界和范围，仍然服从和服务于“重几”“贵生”“全性”这一终极目的。

三、吴稚晖及其纵欲主义思想

吴稚晖（1865—1953），原名吴朶，后名吴敬恒，稚晖为其字，江苏武进人，近、当代著名无政府主义者，政治家、教育家、篆书名家。他是蒋介石的亲信之一，历任“中央研究院”院士、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曾于196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文化学术伟人”荣誉称号，成为20世纪获此殊荣的首位中国人。

吴稚晖曾在日、英、法等国留学多年，他与蔡元培等人曾大力倡导中国青年

① 《吕氏春秋·情欲》。

② 《吕氏春秋·贵生》。

到法国勤工俭学。吴稚晖的伦理思想主要集中体现在《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一文中。吴稚晖 1953 年卒于台湾。著有《吴稚晖先生全集》《上下古今谈》等。

吴稚晖在阐述其纵欲主义思想时，认为人离不开它赖以生存的一切物质生活必需品，没有这些物质生活必需品，人的生存将会寸步难行。吴稚晖阐述其思想的方式虽然较为直白和粗糙，他对于欲望的放纵态度却是一览无余的。吴稚晖说：“吃饭罢，食罢，原不过维持个体生存的代名词。个体存在的需要，类乎饭的很多。……因此把维持个体存在的需要列举出来，当说营养需饮食，呼吸需空气，肌肤躯体需光热、需衣、需住，目需色，耳需声，鼻需嗅，心脑需愉快。概括说之，可曰生活问题。”^①

吴稚晖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创造了一对叫作“欲性”和“理性”的概念。这一对概念让人们清楚地把本能需求和道德需求这两种不同的需求区分开来。尽管如此，吴稚晖对纵欲主义的鼓动和倡导仍属主流，仍是他立论的重心。吴稚晖说：“吃饭、生孩子，书本上便叫作饮食男女，再包括紧一点，也可以叫作食色，从前也有人大胆地说道，食色、性也。仔细一点的，分别着，叫他这是欲性。”^②

从总体上看，吴稚晖的纵欲主义就是把传统儒家仁、义、礼、智的道德观念作为理论依据，而对“人欲横流”的人生观所做的加工改造，其切入点和良苦用心是不言而喻的。

四、普罗泰戈拉及其纵欲主义思想

普罗泰戈拉（公元前 490—前 420 或公元前 480—前 410 年），古希腊哲学家，智者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普罗泰戈拉出生在阿布德拉城，多次来到当时希腊奴隶主民主制的中心雅典，与民主派政治家伯里克利结为挚友，曾为意大利南部的雅典殖民地图里城制定过法典。一生旅居各地，收徒传授修辞和论辩知识，是当时最受人尊敬的“智者”。据说晚年因“不敬神灵”被控，著作《论神》被焚，本人被逐出雅典，在渡海去西西里的途中去世。著作除少数片段外，均已失传。他的思想，只能从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和《普罗泰戈拉篇》中见到。

^① 《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一集第六册，辽宁大学哲学系，1981 年，第 146 页。

^② 同上，第 143 页。

普罗泰戈拉对传统宗教神学提出了质疑，他说：“至于神，我既不知道他们是否存在，也不知道他们像什么东西。”普罗泰戈拉强调人在现实中的地位，在当时有破除传统神学观念的启蒙作用，他把人作为重要的哲学研究对象，这是古希腊自然哲学时期向后一阶段过渡的重要标志。

普罗泰戈拉的伦理思想具有相对主义特征。他的著名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强调人的作用和价值，表现出个人主义思想倾向，后来成为人道主义的一个命题。普罗泰戈拉认为，人从自身的感觉获得知识，也以感性的欲望和私利的追求作为道德的标准。因此，道德是因人而异的。他指出，公正、智慧、节制等是人们必备的品质，人和人之间应以尊敬和正义为原则。他主张“德行可教”，并力图证明德行不能凭天性或自发生成，它是一种可以传授并需经过苦心修炼才能获得的品性。

普罗泰戈拉的纵欲主义思想是通过他与别人的对话呈现出来的。在普罗泰戈拉看来，生活得好或坏与幸运或不幸紧密相连。一个人能够快快乐乐地度过一生，是他生活幸福的有力证据。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充斥着无穷的痛苦，除了意味着这个人的处境艰难以外不可能还有别的合理解释。因而，快乐与痛苦，是相互对立的两面，它们之间是非此即彼、相互排斥的关系。普罗泰戈拉认为，在快乐与痛苦面前，绝大多数人都会不假思索地选择快乐，而不会去选择痛苦。

[苏格拉底问]“那么你认为生活得好的人会在痛苦和烦恼中度过一生吗?”

[普罗泰戈拉回答说]“不会。”

“那么要是快乐地度过一生，你会把它算作生活得好吗?”

“是的。”

“那么快乐地生活就是好，痛苦地生活就是坏，对吗?”

“对，只要这种快乐是高尚的。”^①

普罗泰戈拉还把是否快乐与道德善恶联系在一起。在他那里，什么是善，快乐就是善；什么是利，快乐就是利。面对程度不同的两种恶，普罗泰戈拉毫不犹豫地选择轻微的一种，这显然与“两弊相权取其轻”的理性思维不谋而合。

苏格拉底说：“一切行为旨在一个目的，亦即快乐地、无痛苦地生活，为此可采取的良好行为必定是善的和有益的。”

[普罗泰戈拉] 他们表示同意。

.....

^① 《柏拉图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76页。

苏格拉底说：“在面临两种恶的选择时，没有人会在可以选择小的恶时去选择较大的恶。”

〔普罗泰戈拉〕他们又再次表示同意。^①

除了把快乐视为善，把痛苦视为恶以外，普罗泰戈拉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还在于：他看到了苦与乐的相互转化，其哲学思辨色彩不言自明。

五、伊壁鸠鲁及其纵欲主义思想

伊壁鸠鲁（公元前 341—前 270 年），生于萨摩斯，父母都是雅典人，他在 18 岁时搬到雅典，之后曾去过小亚细亚，公元前 307 年建立了一个学派。传说该学派居于他的住房和庭院内，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因此他被人称为“花园哲学家”。据说在庭院的入口处有一块告示牌写着：“陌生人，你将在此过着舒适的生活。在这里享乐乃是至善之事。”

伊壁鸠鲁自称 14 岁开始学习哲学，曾就学于柏拉图学派的潘菲劳和德谟克利特学派的脑西芬尼等人，并熟悉亚里士多德和阿那克萨戈拉等早期哲学家的哲学。伊壁鸠鲁继承、修正和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哲学，建立起一个思想上统一的完整体系。据记载，伊壁鸠鲁的著作多达 300 多卷，其中重要的有《论自然》《准则学》《论生活》《论目的》等。现存的只有三封信和题为《格言集》和《学说要点》的残篇。

伊壁鸠鲁认为，哲学是通过论辩和讨论的方式产生幸福生活的一种活动；正如不能治疗身体疾病的医药是无用的东西，不能解除灵魂痛苦的哲学是无用的空话。为了能够幸福地生活，必须学习伦理学；为了摆脱错误的认识和不必要的忧虑和恐惧，必须学习物理学。哲学的任务是研究自然的本性，破除宗教迷信，分清痛苦和欲望的界限，以便获得幸福生活。因此他的哲学可以分为三个组成部分：伦理学、物理学和准则学（主要讨论逻辑和认识论问题）。

伊壁鸠鲁认为，快乐是生活的目的，是天生的最高的善。但是，应当区分不同的快乐。解除对神灵和死亡的恐惧，节制欲望，远离政事，审慎地计量和取舍快乐与痛苦的事物，以达到身体健康和心灵平静。伊壁鸠鲁还认为，人是以个人快乐为准则的生物，他有一句名言常常被人所引用：“让我们吃喝，因为明天我们就会死亡。”他劝人们要及时享乐。

^① 《柏拉图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 484 页。

伊壁鸠鲁虽然把快乐与幸福相等同，但却坚决反对把快乐与享乐相等同。伊壁鸠鲁区分了三种不同的快乐：第一种是自然的和必需的如食欲；第二种是自然的却不是必需的如性欲；第三种则既不是自然的又不是必需的如虚荣心。伊壁鸠鲁在比较了各种快乐的利弊后，认为静态快乐高于动态快乐。

伊壁鸠鲁认为，人类行为的目的就是从痛苦和恐惧中解放出来，求得快乐。快乐是幸福生活的目的和开始，是善的唯一标准。一切导致快乐的就是善，导致痛苦的就是恶。美德只有同快乐联系起来才有价值。伊壁鸠鲁伦理思想与居勒尼学派不同，它并不把快乐仅仅归于感性的肉体快乐，而是把它区分为自然的和非自然的，认为前者是适度的、健康的，后者是过度的、令人厌恶的。感性快乐是基础，但精神的快乐高于感性的快乐。

在伊壁鸠鲁看来，友谊与快乐是分不开的，因为这种缘故所以就必须培养友谊，因为没有友谊我们就不能安然无惧地生活，也不能快乐地生活。伊壁鸠鲁认为，身体的痛苦是一件大坏事；但是如果身体痛苦得很厉害，它就会很短暂；如果它的时间拖得很长，那么就可以靠着心灵的训练以及不顾痛苦而只想念幸福事物的那种习惯来加以忍受。

在纵欲主义问题上，伊壁鸠鲁无意隐瞒他对人生极致的大胆追求和向往，他把获得快乐、体会快乐作为自己一生的理想目标来追求，认为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人生就是最高境界的人生。伊壁鸠鲁说：“我们说快乐是生活的开端和目的，因为我们认为快乐是首要的好，以及天生的好。”^① 伊壁鸠鲁与其说是一个纵欲主义者，还不如是一个快乐主义者。伊壁鸠鲁反复提及的其实并不是“纵欲”而仅仅是“快乐”，他所一再强调的，也只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困扰”。伊壁鸠鲁把一个人处于无灾无病和无忧无虑的状态视为人生的最佳状态，达不到这一状态或者超越了这一状态在伊壁鸠鲁看来都是令人遗憾的。初看这并非什么“高标准、严要求”，可仔细琢磨，要真正做到还不是那么容易。伊壁鸠鲁说：“快乐增长的上限是所有的痛苦的除去。当快乐存在时，身体就没有痛苦，心灵也没有悲伤，或者二者都不会有。”^②

① 伊壁鸠鲁、卢克莱修著：《自然与快乐——伊壁鸠鲁的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② 同上，第38页。

六、爱尔维修及其纵欲主义思想

克洛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1715—1771），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爱尔维修出生在巴黎一个宫廷医生家庭，他与伏尔泰、狄德罗都是巴黎大路易学校的毕业生，并与他们一道参加了《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爱尔维修曾任政府总包税官等要职，后辞职专事著述。1758年出版的《论精神》一书被巴黎法院查禁。晚年撰写的《论人》在他去世后才在荷兰海牙出版。代表作品有《论精神》（1758）、《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1772）等。

爱尔维修提倡“教育万能”。他认为，人的才智差别是因为人所处的环境和后天的机遇，以及所受的教育不同所造成的。爱尔维修所讲的教育是“一切生活条件的总和”，即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总和。他一方面认为，人是教育的产物，因此要改造人就必须改造环境；另一方面又认为，人们的偏见统治着世界，即“意见支配世界”，因而要改造环境就必须破除人的偏见，即通过教育改造社会。爱尔维修重视学习过程中的自觉与努力，进而得出“真理不是恩赐之物，而是对劳动的报酬”的结论。

爱尔维修自始至终围绕着“肉体感受性”这一核心理念来阐述他的纵欲主义思想。他把经济状况不同的人们进行了分类，认为经济状况较差者的第一要务是消除自身肉体的痛苦，而经济状况较好者并不会满足和停留于此，他们的目标是在温饱已经得到解决的前提下寻求快乐。紧接着，爱尔维修赋予了女色带给人们快乐的不同寻常意义。这一方面源于女色对人感官刺激的程度最为强烈，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女色能够给人带来远远胜于日常吃喝等欲望满足所无法比拟的快感。爱尔维修在对多种欲望满足的比较中，把女色给人们带来的快乐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具有巨大的煽动性和影响力。爱尔维修说：“支配穷人、亦即大多数人行动的原则是饥饿，因而是痛苦；支配贫民之上的人、亦即富人行动的原则是快乐。然而，在一切快乐中，对我们作用最强，给予我们灵魂鼓舞最大的，毫无问题是女色的快乐。”^①

爱尔维修还对人类的其他社会活动进行了深入剖析。剖析的结果是，一切看似根源性的东西，其实并非根源。真正的根源已经被遮蔽起来了。这个被遮蔽起来的根源就是“肉体感受性”。在爱尔维修看来，荣誉、财富、爵位等如果能够

^①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97页。